

竹林列幻



木令耆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幻

林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木令耆

林

引



## 内 容 提 要

魏晋之交，曹氏与司马氏明争暗斗，司马集团即将取曹魏政权而代之。复杂多变的政局使当时文人有朝不保夕之感。嵇康、阮籍、山涛等七位文士，不愿和司马集团合作，采取了消极反抗的态度。他们常饮酒赋诗于山林中，不拘礼法，放浪形骸，时人称为竹林七贤。七贤的人品文格有高下之分，有的后来和司马集团合作了；有的始终不屈而遇害；有的大醉佯狂而苟全性命，保持了清白。这部中篇小说，就是写竹林七贤的生活的，但因虚构较大，故人物多用化名。

作者木令耆是美籍华人，在汉语的行文逻辑上比起国内有些特别，这一点是要说明的。

## 竹 林 引 幻

木令耆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天门县印刷厂印刷

787×930毫米 32开本 4.5印张 2插图 74,000字

1983年11月第1版 1983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5,300

统一书号：10107·294 定价：0.42元

## 序

六、七十年代，欧美社会经过一个“文化革命”，青年们由于越战问题而引起对“成年社会”失望而作反抗。他们采取的反抗方式如不是积极的示威和破坏性极端行为，便是吸毒，过着披发褴衣的流浪生活；对社会传统，他们故作愤世嫉俗的言行。虽然他们之间，有些是一窝蜂的追随者，但多数是纯良高洁的青年。

这西方的“文化革命”与魏晋时期的文化思潮有极相似的地方。魏晋时，儒学衰退，功用文学变为个人自然的形式文学。六、七十年代也是西方形式艺术的全盛时期，在文学、美术、音乐、电影、舞蹈上都强烈地反映这艺术哲学。魏晋时代因为政治社会上的紊乱与人命的危险，文士们故意装聋卖哑，寄托酒醉人生。这也是老庄哲学复活的时代，他们均“精老庄，通周易”，清谈玄学风靡一时。这与西方六、七十年代吸取易经和其他东方宗教哲学的风气相似。魏晋名士们多讲养生阴阳，寄情山水，炼丹求寒食散之方；这又类似西方青年食毒和群居郊野乡旷。

在葛洪的《抱朴子·疾谬篇》中有此一段：

“蓬发乱鬓，横挟不带，或褻衣以接人，或裸袒而箕裾。朋友之集，类味之游，莫切切进德，闾阖修业，攻过弼违，讲道精义。其相见也，不复叙离阔，问安否，宾则入门而呼奴，主则望客而唤狗。其或不尔，不成亲至，而弃之不与为党。及好会则狐蹲牛饮，争食竞割，掣拔森摺，无复廉耻，以同此者为泰，以不尔者为劣。终日无及义之言，彻夜无箴规之益。”

刘大杰在《中国文学发展史》第八章中论述魏晋文风又有此一段：

“他们所要求的是清静逍遥自由与平等。他们看不惯也受不住一切人为的法度与物质的文化，和那种虚伪的忠孝仁义的伦理道德观念。他们理想着回到原始的无争无欲的自然状态去，追求着真实的人性与人情。他们在意识上虽是积极地反抗现实，批评现实，但在行动上却是消极地逃避现实……。他们却有很高的智慧，细密的体验与观察，了解天地万物是自生自化……。”

一辆辎车在稀稀散散，秋暮的树丛中飞驰向西山，车轮辗压着满地落叶。

“这里较前更空旷了！”那少年瞧见一片仅剩枯枝杆的森林，他不觉加快鞭马。褒衣宽袍，清风里格外鼓舞，衣带直往后飘送。车马颠簸得抖抖撒撒，青发在耳边飞荡，他挺着胸膛，身驱随着车马震跃。轧轧辘辘跳过草坑山石，车追着风，风扑面，他脸朝前，下巴拾向暮日，狂吮着清风暮色，急喘的呼吸，随着马蹄声加紧节奏，忽而舒叹由气，松懈心脉，然后即刻重又加快鞭马，急追着夕阳，路曼延而去。

“西亢，西亢！”他仰头愤恼地狂呼，好似心胸被射中一箭，即刻白马飞踢起前蹄。马首朝天长嘶，复又急乱地奔去。

竹林小径，黄公垆中，蜡烛闪着光，西亢早已到了。他脱了外袍，只披散着外衫。看到远及，马上拉挽着他手腕。

“该罚，你又迟到！”西亢责问他。

“你这些时躲到哪里去，小心司马总找得到你。”山陶一句刺来。

远及听了皱起双眉，本来蛾长的两道，拘缩向眼角，目光灼灼，是怒，也是遮压不住的忧惧。

“何苦提醒他这事！”西亢埋怨着，“一下子，他又会醉死一场。”

一句话未毕，远及已举起杯，狠狠咽下一口酒。

“什么酒，好苦！”他叫嚷起来，袖口喷湿了。

“同西亢去，是他办的酒。”留令拂着扇，晃指着西亢。

“你放了几粒下去？”远及瞪眼质问西亢。

“我哪里放了什么！”西亢席地躺下，顺手抢去留令的一把蕉扇，对着自己扑着。

“怎么不见象修？”远及忽然问道，见我赶着来，正要问他一件事。

“他过些时会来的，大驹又是睡不醒了。”留令说。

“我看西亢不要再送他那些鬼灵丹，害得他魂不附体，就是成了仙，又有何用。谁听说过没有魂的仙？”远及道。

“我听说过。”石陶硬着嘴抢道。

“没有魂的仙在司马庭园里有的是。”西亢说。

“你想死！”石陶盯他一眼，“你以为是皇家亲室，便能放肆。”

“我不是皇亲，也照样放肆。”西亢答道。

此时，门槛上出现了一翩翩少年，身長七尺，脸色如二月杏花白，他立在那里犹豫，失措地望着众人。

“说起曹操，曹操便到。”留令躺在那，脚翘起来向着门槛，“这不是皇亲，还是谁？”

“何燕叔，今日是什么风？”石陶问道。

“我来找远及。”何燕答道。

“是什么人差你来的？”西亢怀疑地问道。

“我自己要来找他。”他答道，“你以为我是那边的人么？我和你一样，西亢，我们是一样。”他走下门槛，直向远及一角。

“来吧！”远及现出惊色，却又好意地说，“喝杯酒，西亢下了丹，其甘无比。”

远及走到酒垆旁，提起酒壶，倒了杯酒，递给何燕。

“还是远及会待客。”石陶说。

“我不是客人，我是客人吗？”何燕脸上带着失望的表情。

“金乡公主可好？”石陶一把拜下。

“这算什么？”何燕脸色更变得惨白，他叹口气道，“我们是一家同路人。”

“谁叫你们贵为皇室亲属？”留令呷着酒道，酒洒了一席地。

远及更是狠命地吞酒，此时是苦是甘，他却也不顾了。



“司马仍不放手，远及！”何燕将远及拉去一边问。

“你来找我就是问的这个？”他气得涨红了脸，摔开何燕的手臂。

“何苦恼人，我是来警告你，司马是不好惹的。”何燕道。

“难道要等你来告诉我？”远及双眼闪着怒火。

“我劝你，不妨让步，依他的，他很器重你。”何燕劝道。

“依他的？去你的！”远及一摔手，酒杯便哗啦啦抛到窗外。

“远及，你摔破了我的波斯玻璃杯！”留令大声叫。

“这算什么？他心也摔掉了，你还要顾到你的玻璃杯！”西亢忙抢着辩护道。

“何燕，你快去告诉司马，远及喝醉酒，神志不清，对问不出。”留令转向何燕。

何燕迟疑着，如他刚才进门时，惨白的脸色，淡漠得几乎消失于灰暗的房中，他留恋着，不想即刻离去。

“等下子，象修、望荣都还没来！”石陶留着客。

“望荣也会来吗？”何燕问。

“望荣这小子最好不要来。”西亢突然破口骂道，“这家伙俗不可耐。”

“一个人有金钱花是一回事，但是为了夸张而来花钱，这可俗得腻杀人。”远及道。

“我以为，我以为他常来同你们一起饮酒。”何燕道。

“他来，我就尽量赶他走。”西亢说。

“你的意思也叫我走？”何燕问道。

“你还好，你还过得去。”远及答道。

“到底是驸马公子，客气一点。”石陶站在一旁忙夹一句。

“管他驸马驸牛呢。”西亢嫌恶地嚷着。

“西亢又犯了脾气。”留令道。

“不是我犯脾气，是人家俗气。”西亢急忙反驳。

“我想我还是走的好。”何燕正要离去。

“不要急！何燕，西亢不是指你。”留令忙拦住他。

“何燕，你下次再来！”远及躺在那说，“你下次来时，不准替人做使者，我们这里只为清饮清谈。不准谈生意，也不吃人家卖的账，你如果懂得这一点，便请你常来。否则不要嫌我们失礼。我们是不讲这一套的。”

“我不是来做使者，远及，我实在为你操心……”何燕道。

“你操什么心？有什么要操心的？最多不过是一死。”远及答。

“远及活着和死去本来就没有分别。”石陶冷

笑一声。

“到底石陶是我的知心，”远及一手搭在石陶肩膀上，一手提起酒壶，“这里我来敬你一壶。”他不等石陶答应，先便口衔壶嘴，仰首一饮，酒滴从他嘴角沥沥流到耳边，他提起衣袖揩嘴，袖拂向后颈，整缕发松散垂颈。双眼依然反映着烛火，闪闪烁烁，两颊烧起一层红晕。

“看你这狂样，难怪司马招你作姑婿。”留令不觉感叹。

“嗤……”远及喷了留令一脸酒，“谁敢在我面前提及司马。”

“好了，燕叔，你这来一趟，我的损失不小。”留令抱怨。

“不要提损失，不准谈得失！”西亢仍然怒气未歇。

“西亢，我劝你也小心一点。”何燕对西亢说。

“何燕，你来警告我，现在又要警告西亢。”远及不服气。

“远及，”何燕走向他席上，委身坐在远及身旁，“相信我！我来的原因是友善的。西亢虽为皇家子孙，岂不知司马有取而代之之意。我不愿看你们遭人诡计。司马是器重你的，才有和你拉亲的意思。这是为你好！”

“为我好，为我坏，与我都不相关，燕叔，你这呆子，你来警告我，我可有什么患难吗？人生几

何！对酒当歌，甘苦化无，只须良酒！我不象你们，整日炼丹求仙。如果这种人也成仙，我不希罕赶着凑热闹，什么仙党鬼党。”远及抓着何燕的臂膀，使劲摆摇着他的头。

“燕叔，我们本是开开心心的，你来了，便引起大家不安。”留令一向心平气和的，现在也开始烦起来了。

“留令，”何燕脸色更加苍白，“你们整日间醉生梦死，酒坛里找天堂，这叫做开开心心？这酒坛外，四面楚歌，你们可又听不到？如不是我的银库，我也不能自保。现在远及有了好机会，却这么挥挥酒杯的放过去。我不懂你们这一伙，谈谈老庄是一回事，事实可不如此。”

“燕叔，”远及又拉紧他不放，“我们早已无望，如你说酒坛里是我们的天堂，银库是你的天堂，各有各的天堂，你何苦来！不如找望荣去，他还在家与妻数着铜板。”

“但是他们要的是远及，是你！”何燕气急的面无人色道，“远及，我还劝你考虑考虑，还当作长久之计。”

“有什么长久之计？燕叔，你也够呆，难怪你有银库，望荣也是呆子，整日对着夫人数铜板。天下哪有长久之计。燕叔，忘掉你的银库吧，来加入我们！”远及说着，放下何燕袖膀，“我已说厌了，你要留下来，便饮酒是正经，如果不饮酒，也不吃丹，我劝你快走。不是我下逐客令，是你自己

逼着我下逐客令。如果看到望荣，也请他别来！”

“远及，你不可这样！”石陶劝说，“望荣一直是我们一伙儿的！”

“你看！燕叔，你来了，我们都变得紧张起来，真是何苦。你不走，我也要走了。”远及说着，去找寻他的衣袍。

此时，西亢忙走过去拦住远及，他们默然相对。西亢两眼，如松下风，清秀肃然。远及忽觉焕然一新，刚才的厌恶也被吹走。

“不要管他们！”西亢劝道。

“有一个望荣便够了，现在又来了一个令叔。”远及争道。

“但是何燕并不是象望荣那样，他也是向往逍遥，才来找我们的。我看他说是为司马事来找你，是出自真诚。”

“不管真诚不真诚，司马与我无关，他的真诚也不关我事！”

“如果不是为着这件事，你也不会发怒。”西亢说。

“我不是想非难令叔，他倒可以。只是我有好些时没来了，既见了你们，本当大家高高兴兴。何燕不该来扰我，那世外杂琐，他来找我们逍遥，就不当提这事。”

“也许他用这做借口呢！”西亢说。

“还要什么借口！”远及又道，“这表示他还没有能脱俗！要来玩，便来玩，何须借口，我们不

是凡人，讲那一套。”

“你看，他又在那里望我们！”西亢眼看着何燕，一面丢眼色暗示远及。

“他到底要什么？”远及会意，转头睨视何燕，他那银白色的眼光，在烛火中象两道冷箭直射过去。

何燕站在一角，盼待机会和远及、西亢交谈。当他们转向他时，他惊喜地向那方走前几步，出他意料，远及却一双白眼直瞪着他。他不觉向后退去，嘴唇颤动着，忙转过头避开。正好留令迎头对着他，留令看到他那副狼狈模样，忙伸手挽围着他的肩膀。留令拉他到酒几旁，将几上的水晶杯盛满了酒，递给他。

“燕叔，你下次来时，早些通知我，我预备好我的特制丹丸，带给你几粒。”留令善意地道。

“谢了，谢了，留令，你倒好，只是远及，我今日才尝到他闻名的青白眼。”何燕垂丧着脸道。

“这是为司马那棘手的事，如果不是司马，远及决不会冷眼待你。你们俩其实有极相同的地方。可惜这次不巧，你来的时候不对。远及好久没来了，他隐居好一阵子，我们以为他不愿意再跟我们一起玩了，其实他就是如此任性放脱，与我们热一阵，冷一阵。我们也都知道他的脾气，燕叔，如果你常来，便会了解他的脾气。”留令好意地劝解。

“我并不是怪他，但是我也不要受他的冷眼。”何燕简短地答。

何燕这数日为宫中事，而致心神烦闷，为了他的夫人金乡公主，他勉强撑住精神，每日进宫。皇上对他从无悦色。自叹身为驸马，却增添不少烦扰。本想来黄公垆清散心事，但自踏入门槛，就没片刻安宁。他满怀怒憾，想立刻离去，但见屋中少年，均如自己一般逸态清发，虽对他没有一句好话，但也是“同志同种”。

留令道：“燕叔，等象修来了，我们可以行个酒令作乐。”留令仍友好地鼓着兴说。

西亢道：“留令，留令，你专会下留客令。”西亢在那角大嚷。

留令道：“你们这些人太怠慢客人，我为你们不好受呢！”留令解释着，“你们两个不要讲私家话，过来一齐谈谈。”

留令道：“石陶呢？找他去。”远及道。

留令道：“他早已醉倒，去了无何有之乡。”

远及听了一怔。石陶有时使他不能忍受，他不常来黄公垆，也是为此原因。有数次驱车经过，本想下来一饮，但想到石陶，望荣一辈，便止住了，结果是加鞭急奔竹林中去。现在听到石陶已睡去，心中虽一爽，但留令将石陶归属于“无何有之乡”，这使他皱起眉头，心中大为不快。他感到懊悔，想起身离去，驱车远避，但又放舍不下西亢。

西亢道：“你怎样了？”西亢觉察地问道。

“没有什么。”

何燕道：“燕叔，等象修来了，我们可以行个酒令作乐。”

远及看到留令，身躯不过六尺，骸貌如土如木，其丑无比，但神气放荡，举动悠悠然然，也不愧为一清士，也就宽恕他了。

“不要瞒我，你又厌倦了。”西亢说，“你好久没有来了，你藏到哪里去了？”

“我不是在家里，便是上西山去了。”

“有一次我上你家去，听说你过邻舍那边饮酒，我便走了。”西亢道。

“你为什么不过来找我？”远及问。

“我不想来打扰你的好景。”

“是别人，我断不要过来，你是可以的。”

“这是你想避免司马的原因吗？”

远及听到这问题又皱起眉来，他怔怔的，默然不想答复。

“西亢，不要这么俗！”他慢吞吞地说。

“这本来不关我事，但我为你担心，也为你那位邻舍担心。”西亢道。

“这有什么可担心的，我和王安每次去便喝酒到夜半，她的夫君不在乎，你还在乎，只可惜她不能来此。”远及说到此不禁微笑，心中顿时感到温慰。

“司马也太痴，为何要你这醉鬼，不是醉倒山中竹林间，便是邻舍石榴裙下。”西亢笑道。

两人说着，不觉屋子中只剩他两人的笑声。远及转头回顾，发现何燕已离去，石陶鼾睡良久，留令却喝得酩酊大醉，袒裸地躺在炕上。再看窗外黑天吐白，万籁俱寂。远及憧憬着夜中驱马急驰林



中，但灰暗的沉静，压制他心中希望。他不愿冲扰自然的睡眠。在杳寂的休憩间，他和西亢依席跪坐，恭然等待黎明的到临。